

目

录

风云人物	/ 1
凯瑟琳女皇	/ 55
华伦夫人的职业	/ 101
皮格马利翁	/ 183
奥古斯图斯恪尽职	/ 291
医生进退两难	/ 317
日内瓦	/ 431
附录	/ 552

风云人物

1796年5月12日,意大利北部,地处洛迪与米兰之间的塔瓦扎诺。下午的阳光恬静地照射在伦巴第平原^①上,向阿尔卑斯山致以敬意,对蚁冢表示宽容,既不厌恶村子里的猪猡尽情享受日光浴,也不伤心被阴森森的教堂拒之门外。但是它毫不留情地鄙视两大群制造灾难的虫子,它们就是法国和奥地利的军队。两天前奥军在洛迪企图阻挡法军从一座狭窄的桥上跨过河去,但是法军在一位二十七岁、无视战争规则的将军拿破仑·波拿巴统帅之下,依仗猛烈炮火的支援,在枪林弹雨中冲过桥去。这位年轻的将军亲自动手开炮射击。使用大炮是他的技术专长。他曾在旧政权的炮兵部队受训,经过他的不断创新,作战艺术臻于完美,其中包括如何逃避自己的责任,向军需官骗领旅费,用大炮的轰鸣和烈焰使战争显得额外威武雄壮,正如所有的战争画中描绘的那样。不过他是一位独出心裁的观察家,自从发明火药以来,他第一次觉察到:一颗炮弹如果打中了人是会让他丧命的。他除了透彻掌握了这一了不起的发现之外,还增添了关于地文学和计算时间、距离等高度发展的技能。他有惊人的活动能量,而且对在公众事务中表现出来的人类本性有清楚而现实的认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曾目睹人类本性在公众事务领域内经受巨细无遗的检验。他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但是不存在任何幻想;有创造才能,但并无宗教信仰、爱国心或任何一般人都会有的那些理想。他并不是不能树立这些理想,相反地,他在童年时代就把它全吞进去了。如今因为具有敏慧的

戏剧才能,他以演员和舞台监督的技艺极为巧妙地利用这些理想。再说他决不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贫穷、厄运、想方设法没有钱装阔气、以作家自诩而屡次碰壁、趋炎附势而受到吃闭门羹的羞辱、作为一个不称职和不诚实的军官受到了申斥和惩罚、险些被开除军籍。如果不是因为贵族子弟纷纷逃亡国外,军队实在缺人,连最无赖的少尉也大大提高了身价,当上了将军,他早就被当成废物清洗出了军队。这些考验磨去了他身上的骄傲自满,迫使他发奋图强而且懂得:对于他这种人来说,如果他不用武力去夺取,这个世界什么也不会给他。在这一方面这个世界摆脱不了怯懦和愚蠢。拿破仑作为垃圾政权下的一名无情的炮手,正在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大有作为的人。的确如此,即使到了今天,生活在英国的人们有时也难免感到:英国当初未能像被尤利乌斯·恺撒征服那样^①被拿破仑征服,是个多么大的损失。

但是,1796年5月这一天的下午,还只是他的初期。他不久前才提升为将军,一方面是靠他妻子对当时统治着法国的督政^②的勾引,另一方面是因为前面所述大批贵族子弟逃亡国外而形成的军官短缺,还因为他对一个国家所有的道路、河流、山谷了如指掌,主要的还是靠他对火枪杀伤力的崭新信念。他统率的部队,就军纪而言,是处于如此令人震惊的状态,以致一些现代作家看到以下的故事展现在他们面前,由于将拿破仑后来荣登皇帝宝座的形象铭刻在脑子里,根本就不愿意相信这故事的真实性。但是这时拿破仑还不是皇帝,他的士兵们称他为

① 伦巴第是意大利北部的富庶地区。当时米兰公国的首府就在这地区。洛迪是米兰东南的一个小镇,上述的塔瓦扎诺为另一个小镇。

② 公元前55—54年,古罗马统帅恺撒率部远征不列颠,击败不列颠人的抵抗获得胜利;拿破仑自1803年起的两年多内曾几次策划入侵英国,均未能实现。

③ 法国大革命期间成立督政府。保尔·巴拉斯(Paul Barras,1755—1829)为五个督政官之一。经过他的提携,拿破仑1796年被任命为进军意大利军团总司令。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Josephine)曾与巴拉斯过从甚密,人们颇多微词。

“小伍长”，他仍处于靠显示自己的勇敢和胆识赢得人心的阶段。他还不够资格用军队正统的方式以九尾鞭强迫士兵服从他的意志。法国革命幸免于遭受镇压，仅仅是因为专制君主习惯于将士兵的军饷至少拖欠四年，而革命领导人又代之以另一个习惯：只要有可能就索性一文也不发，光是口头上作一些空洞的承诺，说些诸位如何爱国的恭维话，而这些与普鲁士型的军事法规是不相容的。因此拿破仑的部队在走近阿尔卑斯山时，官兵身上缺钱，衣衫褴褛，所以都不那么愿意守军纪，尤其是不愿意忍受那些平步青云的军官们对他们的发号施令。这种形势会使一位理想主义的军人感到十分为难，但是对于拿破仑来说，它却抵得上一千门大炮。他对他的部队说：“你们有爱国心和勇气，但是你们没有钱，没有衣服，也几乎没有吃的。在意大利，这些东西全有，还有荣誉，等待着由一位把掠夺战利品看作士兵天生权利的将军所统率的一支忠诚的部队去夺取。我正是这样的将军。En avant, mes enfants!”^①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正确。这支部队征服了意大利就像蝗虫征服了塞浦路斯一样。他们整天作战，通宵行军，走了不可思议的远程，出现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这并非因为每个士兵的背包里有一根陆军元帅的指挥杖，而是因为他希望第二天可以在背包里至少装上半打银制刀叉。

顺便提一下，人们应该了解，法国军队并不是去和意大利人开战。它到那里是为了从奥地利征服者的暴政之下把意大利人解放出来，并赐予他们共和政体；因此，如果说它同时也掠夺了他们，那也只是擅自使用了朋友的财物而已，还应该得到朋友的感谢，而且也许是会得到的，要是忘恩负义不是这个国家闻名天下的缺点的话。与法军交战的奥地利军队是一支完全应受重视的正规部队，纪律严明，指挥官都精通正统的战略战术，为首的

^① 法语：“前进，我的孩子们！”

波利厄将军遵从维也纳的命令实施经典的作战艺术。拿破仑悍然不顾军事先例和巴黎的命令,自己敢作敢当,在交战中重创奥军。即使在奥军打赢了一次战斗的时候,拿破仑的部队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等待,等到,比如说,敌人照惯例回到军营去享用下午茶点,然后出击,从奥军手里把胜利夺回来;这办法后来在马伦哥^①使用过一次,获得辉煌的胜利。总的说来,奥地利的专制政权、经典的指挥艺术以及维也纳贵族社会结构的危机都使得奥军处于不利地位,使拿破仑觉得无需创造英雄的奇迹就可以做到战无不胜。但是世人是喜欢奇迹和英雄的,无法想象崇尚学院派作战艺术或维也纳社交礼仪的军队的种种行动。因此,世人当时已经开始制造“皇帝”的神话了,结果弄得一百年之后的浪漫主义者难以相信至今从未载入史册的、这个剧本所描写的发生在塔瓦扎诺的这小小的一幕情景。

塔瓦扎诺最好的住宿处在一家小旅店里,它是旅行者从米兰路过这里前往洛迪时遇到的第一座房屋。这旅店坐落在一个葡萄园里,它的正房是夏日避暑的怡人场所,房间背面向葡萄园敞开,简直就像一个大阳台。胆子比较大的孩子们因为近几天听见警报声又看见人们纷纷逃离以及清晨六时法军进驻而非常兴奋。他们得悉法军的指挥官就住在这间房间里,既渴望从前窗窥视一番,又对哨兵害怕得要死,犹豫再三也不敢贸然行动。那位绅士派头的年轻士兵还没有长出胡子来,就让他の中士用黑鞋油在他脸上涂上了一个凶狠的假胡子。他身上穿的军服和当时的军服一样又厚又重,是专门为了参加检阅游行而设计的,根本没有考虑他的健康或舒适;阳光晒得他大汗淋漓,致使他的

^① 马伦哥(Marengo)为意大利北部一个村庄。1800年6月拿破仑部队与奥军在此激战,初战之后奥军自信已获全胜,整批整批部队去吃午饭和休息,此时法国援军从天而降,大败奥军。

假胡子一小条一小条地往下流淌,最后到达下巴和脖子周围,只是有些地方已经干结成僵硬的薄漆皮,原来弯曲的轮廓线碎裂成为古怪的小海湾和岬角,害得他在百年之后人们的眼里显得不可名状的滑稽可笑,但是对于当时意大利北部的娃娃们来说,却是异常古怪可怕的。他们认为他为了排遣站岗放哨的单调沉闷,用刺刀挑起一个迷路的孩子来不煮熟就生吃下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一个品行欠端正的姑娘凭直觉懂得:和士兵们打交道总会享有特权的;她确实从最安全的那扇窗子向里面张望了一会儿,直到哨兵向她瞪了一眼,靴子的马刺发出叮当一声才把她赶走。她看到的东西以前大都见过:屋后的葡萄园,藤蔓中有一架旧榨汁机和一辆手推车,她右侧是通向正街的房门;在同一侧更靠后的地方是旅店主最好的餐具柜,此刻已为宴会的开始做好充分准备;另一侧是壁炉和附近的一张卧榻;在壁炉与葡萄园之间有另一扇门通往内室。房间中央的桌子上摆着盛宴,有米兰烩饭、奶酪、葡萄、面包、橄榄,还有一个放在柳条枝编的篮子里、装着红酒的大酒瓶。

旅店主朱塞佩·格伦迪是姑娘的熟人。他皮肤黝黑,生性活泼愉快,也很机灵;黑色卷发,炮弹型的脑袋,现年四十,笑口常开。他天生是个优秀的旅店主;今天晚上他为自己的好运而欣喜不已,因为有了法军的指挥官做他的客人,他就可以得到保护不会有部队来肆意骚扰了。他戴上一副引人注目的金耳环,在平时他总是用小银碟子盛着它,很小心地藏在榨汁机下面的。

拿破仑面对着这姑娘坐在桌子较远的一端,她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他一边忙于工作,一边吃着饭。关于吃饭他曾发现:同时向所有的菜肴发动进攻,在十分钟之内就能迅速结束战斗(这种吃法是他倒台的开始);他此刻眼睛看着一张军用地图,不时地从嘴里取出一块葡萄皮,把它像粘邮件的封缄纸那样用大拇指粘在地图上,标明部队所在的位置。他的着装和他本人

身上并无革命派的那种马虎邋遢相。但是他已经用胳膊肘把大部分盘子杯子推到一旁,而当他更加专心致志地俯下身子去查看地图、忘掉了意大利烩饭的存在时,他的长发便垂到了烩饭上。

朱塞佩 请阁下——

拿破仑 [专心看着地图,但左手机械地把食物塞进嘴里] 不要说话,我正忙着呢。

朱塞佩 [和颜悦色] 遵命,阁下。

拿破仑 拿红墨水来。

朱塞佩 噢,阁下,这里可没有。

拿破仑 [用科西嘉人调侃的口吻] 那就杀掉什么,把血给我拿来。

朱塞佩 [咧嘴笑] 除了阁下的马,哨兵,楼上的女士,还有我老婆,什么也没有啊。

拿破仑 那就杀了你老婆。

朱塞佩 非常乐意,阁下;不过倒霉的是我力气不够大,她会杀死我的。

拿破仑 那也行啊。

朱塞佩 阁下这么赏识我,实在太荣幸啦。[伸出手想去拿酒瓶] 也许来点酒能合您用的,阁下。

拿破仑 [急忙双手护住酒瓶] 酒! 不行,那太浪费了。你们全都是这样,浪费! 浪费! 浪费! [他用肉汁在地图上作标记,把食叉当作笔使用。] 你把饭桌收拾干净吧。[他喝完酒,把椅子往后推推,用餐巾擦擦嘴,伸直双腿,上身向后仰靠着,但仍皱着眉头思索。]

朱塞佩 [收拾餐桌。把餐具移到餐具柜的一个大盘子上] 各干一行,各有名堂啊。我们这些开旅店的有的是不值钱的

酒,洒掉一点我们毫不在乎。你们伟大的将军有的是不值钱的血,洒掉一点你们也毫不在乎。是不是这样,阁下?

拿 破 仑 血值不得什么,酒可是值钱的东西。[他站起来走到壁炉前。]

朱 塞 佩 听人家说您什么都爱惜,就是不爱惜人命,阁下。

拿 破 仑 我的朋友,人命是唯一能够爱惜自己的东西。[他轻松地仰靠在卧榻上。]

朱 塞 佩 [表示敬佩]啊,阁下,在您身边我们都是十足的傻瓜啊!我要是能探出您成功的秘密就好了。

拿 破 仑 你就会当上意大利的皇帝了?

朱 塞 佩 那太麻烦了,阁下。我把这些全让给您吧。再说了,我要是当上了皇帝,我这个小旅店怎么办?请看看,我在这里为您掌管这个旅店,侍候您,您在旁边舒舒服服地望着我。好吧,还是您当上欧洲的皇帝,为我掌管这个国家,让我在旁边舒舒服服地望着您吧。[他嘴里唠唠叨叨讲个不停,同时巧妙地不需移动地图就把下面的桌布抽出来,两手抓住桌布的四个角,用嘴咬住中间,开始折叠起来。]

拿 破 仑 欧洲的皇帝,嗯?为什么只是欧洲的?

朱 塞 佩 对啊?为什么呀?当全世界的皇帝吧,阁下!为什么不行呢?[他一道又一道地折叠桌布,每折一道,就加重语气说一句。]人和人是一样的[折一道],国家和国家也一样嘛[再折一道]一次打仗和另一次打仗也一样嘛。[折叠完最后一道,把桌布在桌子上拍打一下,熟练地卷成一卷,然后再添上一句作为结束语]征服了一个,就征服了全部。[把桌布拿到餐具柜前,放进抽屉。]

拿 破 仑 为所有的人而统治,为所有的人而作战;表面上看是当每一个人的主人,实际上是当每一个人的奴仆。朱塞佩。

- 朱塞佩 [在餐具柜前] 什么事, 阁下?
- 拿破仑 我禁止你跟我谈我自己。
- 朱塞佩 [走到卧榻脚旁] 请原谅, 阁下和别的伟人多么不一样啊。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谈这个话题。
- 拿破仑 那好, 你给我谈谈他们第二喜欢的话题吧, 不管那什么。
- 朱塞佩 [毫无尴尬之感] 非常乐意, 阁下。阁下有没有碰巧见过楼上的女士?
- 拿破仑 [立刻坐直了身子] 她多大年纪?
- 朱塞佩 正是好年纪, 阁下。
- 拿破仑 你是说十七还是三十?
- 朱塞佩 三十, 阁下。
- 拿破仑 漂亮吗?
- 朱塞佩 我可不能用阁下的眼光去看, 这要靠各人自己评定。照我看嘛, 阁下, 她是个身材秀美的女士。[狡黠地] 要不要我让她在这里用点心?
- 拿破仑 [站起身来粗暴地说] 不。这里什么吃的也不要摆, 一直到我等待的军官回来。[他看着表, 在壁炉和葡萄园之间来回踱起步来。]
- 朱塞佩 [语气极为肯定] 阁下, 相信我的话, 他已经被该死的奥地利人俘虏了。如果他还能自由行动绝对不敢让您久等的。
- 拿破仑 [在葡萄园阴影的边缘转过身来] 朱塞佩, 如果结果真是这样, 那就会激起我的暴怒, 不把你和你全家包括楼上的女士在内统统绞死, 就解不了我的恨。
- 朱塞佩 我们都高兴地听凭您的处置, 只有那位女士除外。我不能代她答应您; 不过, 没有哪个女士能抗拒您的。
- 拿破仑 [心中不悦, 继续踱步] 哼! 永远也不会绞死你。绞死一个不抗拒的男人是解不了恨的。

朱 塞 佩 [深表同情]一点也解不了恨,阁下,对不对?[拿破仑再次看表,显然越来越焦急。]啊,每个人都能看出您是个伟人,将军。您懂得怎么等待。如果是一个下士或者少尉,只要等上三分钟就要臭骂人、发脾气、威胁人,闹得我们全家不得安宁。

拿 破 仑 朱塞佩,你的恭维话实在叫人受不了。去,到外面说去。[他又在桌旁坐下,双手托着下巴,两肘撑在地图上,以烦恼的神情看着地图。]

朱 塞 佩 非常乐意遵命,阁下。不再打扰您了。[他端起大盘子正要退下。]

拿 破 仑 他一到就领他进来。

一位女士的声音 [从旅店某个稍远的地方传过来]朱——塞佩!
[喊声像乐曲似的悦耳,最后的两个音符升高了几度。]

拿 破 仑 [吃了一惊]这是谁?

朱 塞 佩 是那位女士,阁下。

拿 破 仑 楼上的女士?

朱 塞 佩 是的,阁下。奇特的女士。

拿 破 仑 奇特?她是从哪里来的?

朱 塞 佩 [耸耸肩膀]谁知道啊?就在阁下光临前一会儿她来到这里,乘坐的是波尔盖托^①金鹰旅店的出租马车。就她一个人,阁下,没有带仆人,带了一个梳妆盒,一只大箱子,就这一些。马车夫说她把一匹马留在“金鹰”了。是一匹战马,有军用马饰。

拿 破 仑 一个女人带了一匹战马!法国人还是奥地利人?

朱 塞 佩 法国人,阁下。

拿 破 仑 毫无疑问那是她丈夫的战马。在洛迪战死了,可怜的家伙。

^① 意大利北部地名。

女士的声音 朱—塞佩！[这一次最后两个音符下降了两度，表示不容违抗的命令。]

拿破仑 [站起身来倾听]这可不是昨天死了丈夫的女人的声音。

朱塞佩 女人死了丈夫并不都是悲痛的，阁下。[大声喊叫]来了，女士，来了。[向通往内室的门走去。]

拿破仑 [用强劲的手抓住他的肩膀]你站住。让她过来。

女士的声音 [显得很不耐烦]朱塞佩！

朱塞佩 还是让我去吧，阁下。一叫到我我就得去。我这个旅店老板为了维持体面非得这样不可啊。我以士兵的名义请求你了。

一个男子的喊叫声 [从旅店的大门口传来]来人啊！喂！老板！你在哪里？[传来用马鞭柄猛敲大门过道里长凳子的声音。]

拿破仑 [顿时恢复了司令官的气派，把朱塞佩推开]我的人终于来了。[指着通内室的门]去，忙你的事去，女士在叫你呢。[他走到壁炉前，背靠壁炉以军人坚毅的姿态站在那里。]

朱塞佩 [屏住气，急忙端起他的大盘子]当然，阁下。[他从通内室的门匆匆走出。]

男子的声音 [不耐烦地]你们这里的人全都睡死啦？

另一个门被粗暴地踢开了。一个满身尘土的少尉冲进来。他是一个高个子、傻呵呵的小伙子，二十四岁，外表和风度像一个贵族出身的人，为此他颇感自负；他这自负法国革命并未撼动一丝一毫。他长着愚鲁的厚嘴唇、一双急于轻信的眼睛、一个固执的鼻子和一副高亢的信心十足的嗓子。这年轻人没有恐惧，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明事理，没有想象力，根本不会受拿破仑或者其他任何思想观点的影响，极端自我主义，显然是个鲁莽的家伙，会冲进天使们害怕涉足的地方，全身充满不安分的活力，促使他投入事端的漩涡。他此刻火气正旺，一个只注意表面现象

的观察者还以为这是因为旅店伙计没有立即前来接待他惹得他很不耐烦,但是如果有更能鉴貌辨色的眼光,就能察觉到他心里含着更深远和严重的冤屈和痛苦。他一见到拿破仑大吃一惊,连忙收敛住自己,行了一个军礼。但是他在言谈举止中并未像后世的人认为他会做的那样,表现出他预感到未来的马伦哥、奥斯特立茨还有滑铁卢和圣赫勒拿^①,或德拉罗什和梅索尼埃^②绘画中的拿破仑形象。

拿 破 仑 [手拿着表]好啊,先生,你终于来了。给你的指示是,我六点钟到达这里,届时你应该带着巴黎给我的信件和紧急公文等着我。现在已经七点四十了。我是把你看作军营里最强的骑手派遣你骑上最快的马执行任务的。你迟到了一百分钟,徒步走来。你的马到哪里去了?

少 尉 [沮丧地脱下手套和军帽,和马鞭子一起甩到桌上]啊!真的,到哪里去了?这正是我想要知道的,将军。[怀着深情]您不知道我多么喜欢那匹马。

拿 破 仑 [没好气地挖苦他]真的! [突然产生担忧]信件和公文到哪里去了?

少 尉 [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非但不自责,反而洋洋得意,自以为掌握一些重要情况]我不知道。

拿 破 仑 [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不知道!

少 尉 跟您一样不知道,将军。我猜想这一下子可要送我上军事法庭了吧。那好啊,我不在乎,不过[下定决心]我告

① 马伦哥战役(前已有注解),奥斯特立茨(Austerlitz)位于捷克中部,1805年12月拿破仑指挥法军在此击溃俄奥联军,为拿破仑最得意的一次胜利战役。滑铁卢(Waterloo),比利时地名,1815年6月15日英普联军在此大败拿破仑。圣赫勒拿岛(St. Helena),拿破仑1815年6月22日第二次退位后被流放到南大西洋的这个岛上。

② 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1797—1859)和梅索尼埃(Jean Louis Ernest Meissonier,1815—1891)均为法国画家。

诉您,将军,只要我抓到那个看上去很幼稚天真的小家伙,我就毁掉他那张漂亮的脸,那个说谎的小坏蛋!我要画出一张他的像来,我要——

拿破仑 [从壁炉前走到桌旁] 什么看上去很幼稚天真的小家伙?振作起来,先生。把事情说清楚。

少尉 [隔着桌子面对着拿破仑,双手撑在桌上] 噢,我没事,将军;我完全愿意把事情说清楚。我要让军事法庭彻底弄清楚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我的心地善良被利用了,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羞愧。但是,将军,尽管我对您作为我的司令长官无限尊敬,我还要说一遍,如果我看到那个魔鬼的儿子,我要——

拿破仑 [发怒] 你已经说过了。

少尉 [挺直了身子] 我再说一遍。等着看我抓住他。等着吧。就这些。[他坚决地抱起双臂,吐着粗气,紧闭嘴唇。]

拿破仑 我是在等着,先生。在等你解释呢。

少尉 [有信心地] 您只要听说了我发生了什么事,您就会改变口气的。

拿破仑 你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啊,先生!你还活着,也没有残废。交给你的公文到哪里去了?

少尉 我还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他发誓永远和我做兄弟。那还什么事没有发生?他说我的眼睛使他想起他姐姐的眼睛。那还什么事没有发生?我对他谈我的情况,他听到我告诉他我和安琪莉卡离别的故事,他哭了,真的哭了。那还什么事没有发生?两瓶酒都是他付的钱,尽管他自己只吃面包和葡萄。也许您还认为什么事没有发生。他把他的手枪、他的马和他的公文——最重要的公文——全部交给我了,让我带着那些东西离开。[看到这番话已经说得拿破仑目瞪口呆了,产生了胜利

之感。]那还是什么事也没有？

拿 破 仑 [惊愕得有气无力]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少 尉 [似乎觉得原因再明显不过了]当然是为了表示对我的信任啰。[拿破仑的下颚并未真正掉落下来，不过它的关节神经已经麻木了。]我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我光明正大地把东西全带回来了。您愿意相信不？我把我的手枪、我的马，还有我的公文托付给他的时候——

拿 破 仑 真见鬼了，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少 尉 我正在告诉您呢，为了表示我对他的信任嘛。可是他背叛了我的信任！辱没了我的信任！一去不回头啦！这个贼！骗子！没有心肝、诡计多端的小流氓！我说，您还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呢。不过，您听着，将军。[再次把双拳放在桌上支撑着身体，表示进一步强调]您尽管容忍奥地利这种暴行好了，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告诉您，如果我抓到——

拿 破 仑 [厌恶地转过身去，怒冲冲地重新来回踱步]是啊，你已经说过不止一遍了。

少 尉 [激动]不止一遍！我还要说五十遍呢！我这么说了还要这么干呢！您瞧着吧，将军。我要表示对他的信任，我就要这样。我要——

拿 破 仑 对，对，先生；你当然要干的。他是什么样的人？

少 尉 噢，我认为您从他干的那种事里应该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了。

拿 破 仑 呸！他长得什么模样？

少 尉 模样？他长的模样——噫！您要是能见到他就好了，就晓得他是什么模样了。只要我抓住他，过五分钟他就不是那副模样了！我告诉您，只要我——

拿 破 仑 [气鼓鼓地喊叫旅店主]朱塞佩！[完全失去耐心，对少